

安东尼·J·托马西诺博士，耶稣之前的犹太教，

第4节，波斯对犹太人的影响

© 2024 Tony Tomasino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托尼·托马西诺关于耶稣之前的犹太教的讲授。这是第四节课，波斯对犹太人的影响。因此，在谈论波斯时，一个更重要的话题，甚至

不是那些没人知道或关心的国王，而是波斯人及其文化给犹太人等人们留下的印象。

我们这个时代不太关注波斯文化。我们有波斯地毯。我们有波斯猫。

但我们到底对这些人了解多少呢？他们大多数时候都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我们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不幸的是，我们对东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波斯文化对犹太教的发展非常重要，实际上对基督教的发展也同样重要。

那么，我们来谈谈波斯文化吧。是的，那些是波斯猫。啊，但是让希腊人对波斯猫感到惊奇的一件事是，他们认为波斯猫可能是最。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词是折衷主义。

你知道，他们从许多不同的文化中汲取元素，并将它们融入自己的文化。当然，请记住，这些人最初是游牧民族，他们骑着马四处游荡，从山地丘陵地带下来，那里他们并没有建造很多建筑物或类似的东西。那么他们在哪里，他们做了什么来建立自己的文化并发展自己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从其他人那里借鉴。

例如，他们的建筑深受巴比伦人的影响。波斯人最出名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花园。啊，事实上，希伯来语中表示花园的一个词实际上来自波斯语。

所以，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园丁的典范。但他们从哪里得到了这个想法？他们是游牧民族，对吧？他们从巴比伦人那里得到了这个想法。想想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对吧？好吧，波斯人从巴比伦人那里采纳了这个想法，并对其进行了改进。

所以，他们通常会借鉴好东西，然后加以改进。阿拉姆语，阿拉姆语的使用。现在，波斯人不是阿拉姆语使用者。

他们本族有自己的印度-雅利安语，也就是波斯语。但是当他们征服巴比伦帝国时，他们发现波斯语（或者说波斯语）对他们来说不如阿拉姆语有用。整个巴比伦帝国都使用阿拉姆语。

因此，他们并没有坚持要求每个人都学习波斯语，而巴比伦人和希腊人则这么做。相反，他们说，好吧，让我们使用阿拉姆语吧。值得注意的是，很久以后，从帕提亚时代和萨珊王朝流传下来的一些文本是用阿拉姆语（我们称之为叙利亚语）写成的。

因此，一段时间以来，阿拉姆语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种活跃的语言。他们进口葡萄酒。他们不种植，葡萄酒不是波斯人的本土产品。

葡萄酒并非米底人的本土产品。他们从巴比伦人那里获得葡萄酒，但葡萄酒却成为他们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现在，再次重申，你必须对此持保留态度，因为这是希罗多德的说法，他喜欢他的故事。

但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波斯人，重要的波斯人，在喝醉之前永远不会做出决定。所以，他们说他们相信，这样他们就会受到精神的影响。现在，琐罗亚斯德教中没有任何与酒有关的东西。

在我看来，这听起来更像是希腊人的做法，但无论如何，在其他地方也进行了测试，发现波斯人会喝很多酒。我们有收据。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喝了很多酒，但这显然是他们从巴比伦人那里学到的。

但是，是的，希罗多德说，每当他们想要做出国家的重要决定时，他们就会喝醉，你知道，这可以解释一些事情，但是他说，一旦他们清醒一点，他们就会试着重新考虑。但无论如何，是的，这种文化借鉴了所有这些不同的元素。宗教。

现在，在大流士时代之前，甚至在居鲁士时代之前，我们不知道。波斯宗教是一种多神论的信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有很多神，其中一些神包括密特拉和密特拉。

密特拉教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宗教。虽然当时在波斯人中密特拉教并不十分盛行，但密特拉是他们的神之一。乌胡拉是他们的神之一，众神。

他们还崇拜许多天神或半神。所以，你会看到许多不同的神。我们对这些神到底了解多少呢？几乎一无所知。

真的吗，在琐罗亚斯德教成为波斯国教之前，我们对波斯人的宗教知之甚少。琐罗亚斯德教以先知琐罗亚斯德的名字命名，你可能听说过他叫查拉图斯特拉。他是一位波斯先知，生活在公元前一千到五百年之间。

那么，这是一个范围吗？简而言之，我们不知道他生活的年代。我们只知道一些传说；有些传说说是一千年前，有些传说说是五百年前。我们对了解少数事情之一是，他写了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的基础，其中一部分被称为《迦萨》。

然后，这些作品被归为他的作品，因为它们的写作方式，它们的语言，它们的书写方式，波斯语的非常古老的形式，成为了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基础。顺便说一句，如果你听说过，正如我所说，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名字，你可能从尼采那里听说过，查拉图斯特拉在书中这样说过。尼采决定在他的书中使用查拉图斯特拉作为这个人物，是有严格原因的。

他书中创造的人物，神话人物，与查拉图斯特拉或琐罗亚斯德的实际历史人物并没有太多相似之处。但他之所以使用它，是因为我们对琐罗亚斯德的了解之一是，他的宗教是一种伦理—神论，一种将对上帝的崇拜与道德行为准则联系起来的宗教，对吗？而尼采认为琐罗亚斯德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好吧，我想说，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摩西。

但无论如何，这就是为什么他使用查拉图斯特拉来探索善恶问题，以及这与我们的道德根植于我们的宗教和诸如此类的事情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还有一

点：不要将尼采作品中的查拉图斯特拉与真正的先知琐罗亚斯德混淆，后者是完全不同的人。我们对琐罗亚斯德的了解是，他教导说，有一个善良的上帝，他被称为阿胡拉·马兹达。

阿胡拉当然是伊朗传统神祇之一的名字。马兹达，显然是智慧的意思。所以，它意味着伟大的智慧之神。

好的。但他也教导说，有一种名为安格拉·曼纽的邪恶之灵，它几乎就像一个反神，总是处于永无休止的冲突之中。安格拉·曼纽是一切邪恶、一切不幸、一切恶行的根源。

阿胡拉·马兹达是一切美好的事物。只有美好事物来自阿胡拉·马兹达。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切真理，一切光明，一切恩典，一切和平。

好吧。所以这两个人处于这场永恒的冲突中，但不是永恒的冲突，因为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的说法，最终安格拉·曼纽将被毁灭在火湖中。听起来很熟悉。

好吧。我们很难确定琐罗亚斯德教的最早形式。我们有《迦萨》，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涉及的道德教义。

你知道，这非常强调保护生命和尊重其他生物的重要性，非常非常强调正直和谎言与虚假。有这么多二元论，你知道，真理与谎言，光明与黑暗等等。这对琐罗亚斯德教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但本质上，琐罗亚斯德教的早期形式超出了我们在《迦萨经》中了解的范围。我们对它们了解不多。因此，我对琐罗亚斯德教对其他宗教的影响的任何看法都应持保留态度，因为这有点像一个谜，影响着另一个谜。

现在我们真的不知道以斯拉时代或波斯帝国时期的犹太教是什么样子，因为那时犹太教仍然在经历这种变化。它仍在被编纂。它仍在被巩固。

我们也不知道当时琐罗亚斯德教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试图谈论哪个宗教影响了哪个宗教，以及两者如何相互影响，你知道，一切都必须谨慎处理。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谈论它。

村庄的回应时，它似乎已经成为波斯的官方宗教。，他发现人们崇拜恶魔，阿胡拉·马兹达帮助他消灭那些人和他们的恶魔。这似乎比典型的琐罗亚斯德教更不宽容。

但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这就像是一个新皈依者的热情。所以，这是一个文化接触难题。这有点像绕口令，但当我们谈论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或接触时会发生什么时，这也是需要记住的事情。

犹太人被波斯人统治了大约 200 年。而且这还只是在犹大地，因为犹太教在巴比伦继续存在，之后在波斯又延续了几百年，这段时间里，他们一直处于波斯人的统治和影响之下，我们或许可以说，他们受到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传统的影响。那么，问题是，这对犹太文化和宗教有何影响？当然，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当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发生冲突或接触时，我们几乎可以猜到会发生什么，因为这是合乎逻辑的。

你知道，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非常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而另一个国家的人生活在这个非常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中，那么他们就会倾向于被同化，这是合乎逻辑的，对吧？你知道，我的曾祖父来自意大利。他住在一个意大利社区。我现在不说意大利语了。

我还保留着这个名字，但这就是我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已经完全融入了美国文化，当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密切接触时，就会发生这种现象。有时，文化元素会发生交换，我们可以说，通过这一过程，双方都会得到丰富。

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当有文化的人身上有非常吸引人或非常强大或引人注目的东西时，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所培养。有一句谚语，我不记得这是谁说的，但它说，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人，然后他们被希腊人俘虏了。现在，罗马人要强大得多。

他们征服了希腊，却吸收了如此多的希腊文化。他们吸收了一些东西，又拒绝了一些东西，这确实非常了不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总是更强大的国家剥夺了另一个国家的文化。

有时，它也会反过来起作用。所以，尽管有些事情以可预测的方式发生，但其他事情却不是那么可预测。我们在这里还必须记住的另一件事是，很多时候，人们对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可能受到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民族的影响这一想法反应非常强烈。

他们的想法是，你说犹太教信仰被污染了。你知道，我们读过摩西五经等书籍，其中有这样一种观点，你不想与赫梯人、亚摩利人、米甸人等接触，因为他们会污染你的信仰。你会去崇拜他们的神。

当然，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比如所罗门，他被这些异教神灵所吸引。因此，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理由认为，犹太教是否会受到其他宗教的宗教传统的影响，还是只会导致叛教？我的想法是，上帝可以以上帝选择的任何方式向他的子民揭示真理。你知道，如果上帝愿意，他可以利用异教徒来向他的子民传授真理。

我们甚至在《圣经》中也看到这种情况。例如，叶忒罗是米甸祭司，摩西的岳父，我们看到叶忒罗教摩西如何掌握领导技能，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甚至不知道米甸人的信仰对摩西早期信仰的影响和塑造程度有多大。

对此也有疑问。有个叫巴兰的人。你知道，巴兰是个祭司，一个异教徒，一个先知，我应该说，一个异教先知，他有一头驴，这头驴当然会警告巴兰，关于隐形天使之类的事情。

但巴兰也对弥赛亚的到来做出了一些非常有力的预言。所以，在这里，上帝利用异教徒向他的人民讲真话，也利用驴子向他的人民讲真话。你知道，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

现在，我知道这个问题有点难以回答，因为有一个老问题，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希腊哲学能告诉我们什么关于基督教的东西吗？但毫无疑问，希腊哲学塑造了我们许多基督教信仰。圣奥古斯丁是我们基督教神学的创始人，我们至今仍信奉这些神学，他深深地、毫无歉意地受益于希腊哲学家。

圣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影响深远，他塑造了天主教神学的大部分思想。因此，我们知道希腊哲学曾被用来塑造基督教神学。尽管教堂里的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许多信仰都来自这些异教来源，但没错，这些信仰确实存在。

它们就在那里。你只需稍微挖掘一下表面，就能找到它们。所以，我认为说上帝可以使用任何他想要的资源，包括异教徒，来向他的子民传授真理，这种说法并没有错。

我们应该谦虚一点，愿意偶尔听听这些声音。现在，我们再次需要谨慎，因为我们看到的很多琐罗亚斯德教信仰，通常被认为影响了犹太教，但这些信仰很可能是在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它们很可能是与犹太教一起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犹太教出现之前。

因此，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出这些信仰何时出现，以及它们在两约之间时期如何影响犹太教。因此，再次重申，我在这里所说的关于宗教影响的一切都必须谨慎对待。现在，在我们深入探讨文化背景、接触的宗教方面之前，让我们先谈谈波斯统治犹太人的社会和文化影响。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件事就是祭司的地位越来越高。这在旧约末期就已经发生了，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国王，犹太人就指望大祭司来领导他们。现在，当时有总督，总督通常是本地人，但不一定是犹太人。

至于当地犹太社区的领袖，我现在有点争议，因为有些学者不同意这一点，但我相信，当地领袖通常是大祭司。在大祭司作为国家领袖领导国家的时代，他的角色有一定的威望。在玛拉基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玛拉基将人民的许多弊病归咎于祭司，他认为祭司当时是一个主要问题，因为他说人民应该从祭司口中寻求智慧，这又是祭司的一种新角色，因为当然，在过去，祭司正在执行献祭，祭司正在执行这些仪式，祭司正在祈祷，但祭司似乎并不真正是教师，你知道，但到了波斯统治时期，祭司作为教师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

我们不仅在玛拉基书中看到这一点，而且在整个两约之间时期，以及死海古卷中，我们都看到犹太人遍布地中海世界。我已经提到旅行变得越来越安全，因为旅行变得越来越安全，犹太人可以从国家的一个地方、帝国的一个地方前往

帝国的另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可以做生意和贸易的地方，他们可能会找到说阿拉姆语的人。

由于他们说阿拉姆语，并且他们周围的人也说阿拉姆语，所以他们可以合作、组建联盟并相互做生意。

这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我们确实看到，即使在两约之间时期的末期，帝国的一些地方也因各种原因对犹太人抱有很大的偏见。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犹太人当时设法遍布整个地中海世界。

这里有一些有趣的趣闻。在耶稣时代，犹太人可能是罗马帝国最大的民族。主要原因是什么？犹太人有大家庭。

他们有很多孩子。好吗？希腊人没有。罗马人也没有。

许多其他国家也采用了希腊人一次只生一两个孩子的习俗。犹太人有很多孩子，对吧？所以他们成长得很快。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他们不满的原因之一，因为似乎你一转身就会撞到其中一个。

所以，罗马帝国有很多犹太人。这还只是罗马帝国的犹太人数量的波斯和帕提亚也有很多犹太人。

埃及有很多犹太人。当时，犹太人遍布该地区的各个地方。波斯帝国及其征服促进了这一进程。

当然是语言问题。我已经提到过采用阿拉姆语作为通用语。我也提到过希伯来语的分裂。

希伯来语是如何成为知识分子的语言和民族主义语言的，同时也是普通百姓、土地人民的语言，并成为一种粗俗的语言。但我们也在旧约的最后几本书中看到了波斯语借词的使用。例如，在一本法律书中，有一个词来自希伯来语，而阿拉姆语则来自波斯语。

然后我们谈到后来的希伯来语，死海古卷中的希伯来语和米什纳中的希伯来语。我们看到更多这些借词被添加。拉兹，另一个。

神秘。所以这些词语已经被采用，实际上成为犹太人表达方式、犹太文化甚至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法律和仪式的标准化。

我们讨论了大流士如何要求法律标准化。这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吗？嗯，也许吧，但谁知道呢？你知道，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的是他们受到了推动。他们受到了大流士和后来的阿塔薛西斯的推动，推动他们走向法律标准化的方向。

我们甚至可以说，也许应该将他们的经文列为正典。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其他民族都没有像犹太人那样的正典。但确实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受到了波斯某些政策的启发。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一件事就是这些被称为埃勒芬蒂尼字母的信件。几分钟后我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些信件，特别是一份被称为逾越节纸莎草书的文本，它显示了仪式集中化和标准化的概念对这个时代的犹太人变得多么重要。埃勒芬蒂尼纸莎草书。

这是其中之一。如你所见，它有些破损和腐烂了。埃勒芬蒂尼是埃及的一个犹太军事殖民地。

这些纸莎草纸是在埃勒芬蒂尼发现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495 年至公元前 405 年之间。我们可以非常准确地确定它们的年代，因为它们都有年代标记，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们告诉我们它们是什么时候写的。但是，在写这些文本的时候，他们已经建立了这个军事殖民地。

它不再是一个军事殖民地。它就是这样开始的。但在这个时代，有很多普通人做着很多事情。

他们的许多文件都是犹太人的。这里居住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其他人，叙利亚人和埃及本地人。

这些纸莎草纸的内容包括私人信件、合同、文学作品，以及一个在犹太人中非常流行的故事，叫做《阿希卡尔的故事》。他们喜欢这个故事。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这个故事的副本。

我之前提到过《托比特书》，它属于伪经，讲述了一位年轻的犹太小伙子从恶魔手中获救的故事。根据《托比特书》，托比特是阿希卡的表弟。阿希卡原本是一位叙利亚英雄，但他后来在犹太人中非常受欢迎。

所以，他们收养了他。但无论如何，埃勒芬蒂尼纸莎草书中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文本。婚姻契约。

那么，是什么让婚姻如此有趣和重要呢？嗯，其中一件事是它们让我们对婚姻习俗有了深刻的了解。我们认为婚前协议是现代的东西。哦，不，它们不是。

当时，没有犹太人会想到在没有结婚契约的情况下结婚，结婚契约列出了双方的所有责任以及离婚后会发生什么。这些埃勒法廷纸莎草纸揭示的有趣事实之一是，离婚在当时的犹太人中极为常见。其中一些人已经离婚多次。

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耶稣时代。这也是耶稣谈论离婚问题的原因之一。你知道，有人问耶稣，在任何情况下与妻子离婚都是合法的吗？耶稣说，这不是上帝的本意。

是的。有时人们读到这些，会想，哦，耶稣告诉人们不能离婚，难道不是太刻薄了吗？原因在于离婚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可怕做法，人们年轻时结婚，从家庭中得到很多好处，然后他们长大一点，他们的妻子也长大一点。所以他们会和她离婚，再找一个新妻子。

你知道，所以这是一个正义问题。耶稣说，你娶了一个女人，你就得和她在一起。是的。

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些话，而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哦，这个可怜的女人被丈夫殴打，但她不能离婚，因为耶稣说你不应该和你的配偶离婚。不，无论如何，这不是这个意思。所以离婚很常见。

我们发现另一件更令人不安的事情是，在这个军事殖民地，通婚非常普遍，父母有犹太名字，而他们的孙子有异教徒名字。因此，犹太人会采用邻居的一些名字和习俗，这是一种融合。我们发现，所有这些冗长的纸莎草纸都反映了这一点，特别是在一些婚姻合同中。

现在，逾越节纸莎草纸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反映了大流士二世想要统一整个王国的犹太习俗的愿望。而这份纸莎草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详细地指导犹太人如何庆祝逾越节。想想看。

这里有一群住在埃及的犹太人。他们不知道如何庆祝逾越节。因此，耶路撒冷的领导层向他们发送了这封信，指导他们如何正确庆祝犹太年历中最重要的节日——逾越节。

然后这里还有一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事几乎有点滑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并不滑稽，那就是向巴克斯的请愿书。他是耶路撒冷的总督，也是犹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显然也有权管理埃及的犹太人。我们不太确定这一切在法律上是如何运作的，但显然，从法律上讲，他在那里确实有某种影响力。

埃及军事殖民地的犹太人写信给耶路撒冷总督，请求他介入，以便重建圣殿。埃及的犹太人在埃及建了一座圣殿。在埃及，他们在那里献祭动物。

嗯，这引起了一些麻烦，因为他们用山羊献祭。而该地区最大的寺庙之一就是献给埃及山羊神的。因此，埃及寺庙的祭司们过去烧毁了犹太寺庙。

现在，犹太人正在请求重建圣殿。这让耶路撒冷总督有点为难，因为一方面，他希望他们有一个礼拜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他们不应该献祭。根据《申命记》以及后来的《申命记》改革和约西亚的改革，你不应该在耶路撒冷以外的任何地方献祭。

所以，他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小问题。他们的做法是给埃勒芬蒂尼的犹太人发了一封信。他们安排好一切，以便重建他们的圣殿，但他们不能在那里进行任何动物献祭。

他们可以在那里献祭谷物。他们可以在那里祈祷。圣殿的门朝向耶路撒冷。

顺便说一句，古代世界还有其他几座寺庙，它们的门也面向耶路撒冷，但动物献祭只能在耶路撒冷进行。所以这是他们在那里达成的一种妥协。然而，这很了不起，因为它再次表明，整个波斯帝国都缺乏犹太教的标准化。

通过波斯邮政系统，他们开始在整个帝国形成统一的身份认同。宗教影响如何？我们知道，旧约中的犹太教（我们称之为旧约中的耶和华教）与新约中的犹太教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我们看到的一些真正引人注目的东西是，对天使和恶魔的信仰。

当然，旧约中也有天使，但他们似乎与新约中的角色不同。魔鬼。我们将稍微谈论一下魔鬼，因为按照我们对新约中魔鬼的看法，魔鬼是上帝子民的敌人。

事实上，旧约中根本没有提到他。魔鬼和魔鬼附身。旧约中确实有魔鬼。

它们就像是隐藏在裂缝中。我们也会谈论这些。但魔鬼附身的概念，你永远不会在旧约中看到，你知道吗？当然，死者复活是我们新约信仰的核心。

对法利赛人来说，这非常非常重要。在两约之间时期，它还没有真正被确定为某种犹太信仰。稍后，在《米什拿》和《塔木德》的著作中，犹太人宣称，任何不相信死者复活的人都与死者复活无关。

最终，犹太人信奉的信条是，你必须相信死者复活。现在呢？有点值得怀疑。但无论如何。

所以，这些就是一些差异。问题是，这些差异从何而来？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看到的部分情况是旧约信仰的轨迹，然后只是遵循其自然轨迹，也许是受到琐罗亚斯德教的启发或鼓励。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和犹太教一样，琐罗亚斯德教也教导人们，世界上只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上帝，他是善良的。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的说法，世界上只有一位创造者，那就是上帝。

这使得它与当时的许多其他宗教有所不同，但同样，这也使它与犹太教有很好的共同点。现在，有人质疑琐罗亚斯德教何时成为一神教。

或者即使它是一神论的。因为邪恶之神安格拉·曼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神。所以，存在一个问题，即你是否可以认为它是一神论的。

但大多数人会认为它是一神教之一。和犹太教一样，琐罗亚斯德教也认为阿胡拉·马兹达是道德的源泉。我最近在一次布道中就谈到了这一点。

你知道，没有一位希腊神像犹太神那样对他的人民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你们的主，是圣洁的。”希腊神最多只能说：“按我说的做，不要照我做的做，因为希腊神并不以正直的道德而闻名。”

但琐罗亚斯德教却不是这样。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的说法，阿胡拉·马兹达是一切善的源泉，也是一切善的典范。所以，这是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的另一个接触点。

琐罗亚斯德教在真理与谬误、光明与黑暗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鲜明的对比。当然，我们在《旧约》的许多文本中也看到了类似的对比。而且，这种理解认为，灰色地带并不多。

现在，有对有错，有真有假，有善有恶，这些观念都是犹太教信仰和耶和華教信仰的核心。这也成为琐罗亚斯德教的核心问题。

因此，正是在这样的问题上，犹太人才真正与琐罗亚斯德教展开对话。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在巴比伦和波斯都发生过，特别是在帕提亚和萨珊王朝时期。因此，我们在这里要稍微谈谈二元论，因为有时人们说琐罗亚斯德教是唯一真正的二元宗教。

正如我所说，人们对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论存在疑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谈论二元论时指的是善灵与恶灵之间相互冲突，而且这是真正的冲突，而不是假冲突。有些人，甚至在基督徒中，也认为魔鬼基本上是一个傀儡，上帝利用魔鬼做各种坏事来考验我们，冲突不是真实的。

这其实更像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一场假战。二元论认为这不是真的。二元论认为，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力量，这是真实存在的。

纯粹的二元论认为存在两种相等的对立力量。因此，这是一种纯粹的琐罗亚斯德教形式，我认为我见过以这种方式描述琐罗亚斯德教。我不认为这是真的。

但有些人认为琐罗亚斯德教认为安格拉·曼纽、邪神和阿胡拉·马兹达是同等强大的，等等。我不认为这是真的。否则，阿胡拉·马兹达不可能在最后把他消灭。

但它确实让我想起了一部好莱坞电影，《哦，上帝》中的一部，乔治·伯恩斯在其中扮演上帝和魔鬼，他们两个似乎是平等的。你知道，这就是二元论。我的意思是，这是彻底的二元论。

但我们不需要走那么远才能拥有二元论宗教。二元论不是《旧约》的重点。《旧约》中很少出现精神战争。

它时不时地出现，但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大事。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似乎被故意压制了，原因我稍后会讲到。另一方面，在《新约》中，二元论是《新约》宗教的一个主要特征。

我们与我们的敌人魔鬼发生冲突。他像一头四处游荡的狮子，寻找可以吞噬的人。他的灵，即魔鬼，正在与我们的灵魂作斗争，试图摧毁我们，并将我们从上帝身边拉走。

我们信奉的是一种二元论宗教。你知道，最终我们知道谁会赢。所以我们现在愿意忍受这种二元论。

在《旧约》中，古代世界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战斗神话。这种神话在《旧约》中时不时地出现。我所说的战斗神话是什么意思？在古代近东，A&E代表古代近东；通常，主神通过击败邪恶之神来获得他的职位。

在大多数神话中，它都是某种海怪。伟大的巴比伦神马杜克必须打败提亚马特才能成为众神之王。《旧约》中经常打探的巴尔必须打败一个叫洛桑的人才能成为众神之王。

所以，这些精神、这些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宗教神话的基础。圣经之前的以色列显然知道这些传说。正如我所说，他们时不时地会探出头来。

但这些都只是暗示。它们被认为不是历史。例如，我们在《诗篇》中提到了利维坦，这是Lothan这个名字的词源等同词。

他出现在诗篇 74:13 和 14、诗篇 27 中，很可能也相当于约伯记 26:12 中的喇合。在这些文本中，我们看到利维坦被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被历史化了。这个神话人物在史前时期可能一度被视为上帝的某种对手，但现在只是另一个造物。

上帝可以展示他对这个被造物的力量。在某些地方，它是埃及的化身，埃及有蜿蜒的河流和所有这类东西。但上帝必须打一场仗才能成为主，这一想法在《旧约》中是找不到的。

那么，旧约中是否有上帝的对手？没有正式的。一些战争神话的意象被使用。上帝征服埃及的场景被用在诗篇 74 中。

而那个战斗神话在某种程度上被用作例证。这可能是某人谈论某人如何像赫拉克勒斯一样强壮的方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相信赫拉克勒斯，但我们用它作为例证。

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诗篇》中的这种语言。在《约伯记》第 41 章中，利维坦基本上是一条鳄鱼。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战斗神话在鳄鱼身上被历史化和自然化了。

在两约之间时期，冲突再次出现。我们看到异教国家的天使守护者实际上与上帝的天使和以色列的守护者交战，他们实际上试图阻挠上帝的计划。

这出现在但以理书第 10 章，但也出现在其他两约之间的经文中。但在但以理书第 10 章中，我们听到但以理如何祈祷，希望了解上帝为何没有恢复他的国家。天使加百列说：“我前段时间想来，但我来不了，因为波斯王子在与我争战。”

我无法前来。后来，伟大的王子迈克尔来了，并与那位王子战斗。这才让我来到这里，把消息带给你们。

所以，幕后确实有一场斗争。这是大天使迈克尔和波斯守护天使之间的斗争。他还警告我们，他说，希腊王子现在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希腊背后也有一位天使王子。这也将带来这场精神冲突和幕后战争。但撒旦呢？他在这一切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之前提到过撒旦的概念。

在大多数旧约文本中，我们确实有撒旦这个词，它在旧约中出现过几次。在大多数旧约文本中，撒旦不是一个专有名称。你知道，撒旦在新约中是一个专有名称，但在旧约中却不是。

好吧，通常，这是一个头衔。撒旦只是指对手。在旧约中，它经常用来指对别人提出指控的人。

旧约圣经中有趣的一点是，当我们想到某人提起诉讼时，我们可能经常会想到他们是检察官。在旧约圣经中，检察官被允许纠缠证人。他们被允许骚扰证人。

如果他们能弄到一只真獾，他们就可以使用。但是，法院系统允许人们以各种卑鄙的手段陷害他人，让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所以，如果你在法庭上对某人提出指控，你知道，有时你可以用一些非常卑鄙的方式对待他们，以试图证明他们有罪。

因此，当我们阅读旧约时，我们会看到一些关于撒旦的提及。这几次都是指人类的对手。在撒母耳记上 29 章、列王记上 11 章、诗篇 109 章中，撒旦显然是人类的对手。

有人与某人发生冲突，要么与他们发生肢体冲突，要么将他告上法庭，将他拖上法庭，对他们做出卑鄙的事情。就像，你知道，有一段文字写道，你知道，愿对手和撒旦站在他的右手边。换句话说，我诅咒这个人被拖上法庭。

现在，在《民数记》22:22 中，一位天使站出来反对先知巴兰。我们被告知，这位反对他的天使是撒旦。他是邪恶的吗？不，他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

所以，这显然不是我们在这里谈论的魔鬼。他是奉上帝的命令反对巴兰的，因为巴兰正要去诅咒以色列人。在约伯记第 1 章和第 2 章中，这是该术语最具争议的用法之一。

但是约伯记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们来到上帝面前，撒旦就在他们中间。撒旦是什么意思？取决于你使用的圣经译本。因为有些圣经译本将撒旦翻译为大写 S。这很不协调，因为你知道，那里有一个定冠词，撒旦，应该翻译为对手。

但对手是谁？我的感觉是，再说一遍，你知道，我们现在有点如履薄冰。但我的感觉是，这有点像检察官。这是天堂的官员之一。

他的工作是调查人们。所以上帝对撒旦说，嘿，撒旦，你在那里干什么？撒旦说，好吧，我走遍了全世界，调查了每个人。上帝说，是的，那我的约伯呢？现在，这是一个好人。

撒旦说，你知道，他之所以好，唯一的原因是你给了他这么多祝福。让我们看看如果我们拿走所有这些祝福会发生什么。这正是古代检察官的工作方式，他们想制造怀疑，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体力。

因此，约伯记中的撒旦似乎不是新约圣经中的魔鬼。现在他预示了新约圣经中的魔鬼。他确实如此。

但那是另一个话题，我现在真的不能深入讨论。无论如何。《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和第二章。

撒旦又一次出现了。控告者正在控告大祭司约书亚。他控告约书亚什么，我们不知道。

但经文说，这是一个异象，先知看到大祭司站在那里，身穿肮脏的长袍。撒旦站在那里指控他犯下各种肮脏的罪行。米迦勒为撒旦辩护，说，你知道，主会斥责你的。

所以，我们让迈克尔扮演了辩护律师的角色，想想看，这真是一个很棒的形象。是的。历代志上 21.1。这是旧约中唯一可以肯定地说撒旦这个词被用作专有名称的地方。

这里我们得知撒旦诱惑大卫。这是一句非常了不起的陈述。这段文字显然是在波斯时代写成的，或许是在波斯时代更久远的时期。

我们可以将这段经文与《撒母耳记下》第 24 章进行对比，这两章讲述了同样的故事。它讲述了大卫如何受到诱惑去数点以色列的人口，并对人民进行人口普查。而国王不应该进行人口普查。

但根据《撒母耳记下》第 24 章，我们得知上帝引诱大卫进行人口普查。现在，这是一段难懂的经文。这是一段难懂的经文，因为，你知道，我们在《雅各书》中读到，上帝不会引诱人们做坏事。

但《撒母耳记下》不是这么说的。《历代志上》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点，因为《历代志上》告诉我们，是撒旦引诱大卫数点以色列人。从神学上来说，我们可以调和这一点，好吗？我们可以说，如果他是检察官，他就是按照上帝的命令行事。

从神学角度看，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从历史上看，可能不是那么清楚。那么这个撒旦是如何变成魔鬼的呢？在琐罗亚斯德教中，我们有一个希拉马兹达与一个名叫安格拉·曼纽的邪恶家伙陷入了永无休止的战斗，好吗？这个非常强大、强大、邪恶的人。

安格拉·曼纽是一切邪恶的根源。他是谎言之父。这对我们来说听起来也很熟悉。

我们熟悉《新约》。但是在这个恶魔首领之下，有一群恶魔在为他工作，明白吗？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的说法，这是非常有秩序的，就像一支军队。它像军队一样有等级。

他们还记录了各种灵的名字。这让我想起了《新约》，耶稣在驱逐恶魔，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通过恶魔之王驱逐恶魔。当然，这假定了这种灵魂的等级制度，就像我们在琐罗亚斯德教中看到的那样。

最终，我们得知希拉马兹达将要毁灭安格拉·曼纽和他的爪牙。当然，我们也知道《启示录》故事的结尾，魔鬼和他所有的邪恶爪牙都被扔进了火湖。这种意象在琐罗亚斯德教中也很常见。

现在我们可以问，哪个先出现？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犹太教是否已经开始将撒旦理解为上帝的手上和上帝子民的手上？在两约之间时期之前似乎还没有。但在两约之间时期和波斯统治时期，我们看到这一点更加突出。

我们或许可以推测，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帮助犹太人认识到魔鬼是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实际上与上帝的工作背道而驰。他们明白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可以接受这个想法，而不必相信两个神。瞧，这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们只相信一个上帝。

但如果他们相信这些其他的灵不是上帝，那么他们就可以接受这种二元论，而不会陷入多神论。天使是整个过程的另一个方面。在旧约中，天使扮演着一种次要角色。

他们是上帝的使者。他们是上帝的战士。我们听说过天使军团。

他们似乎是神圣议会的一部分，尽管这一点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在犹太教的两约之间时期，天使变得更加突出。事实上，我们第一次看到天使被命名是在《但以理书》中。

当然，我们知道《但以理书》写于波斯时期，然后当然也写于希腊时期。但天使在那时更多地扮演着上帝的使者的角色，而不是《旧约》中的角色。天使是个体。

他们有名字。天使是专家。我们发现了这一点，特别是在《以诺一书》等文本中。

以诺一书对天使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有着非常成熟的天使学。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犹太教、新约时代、拉比时代等等。天使有各种等级。

我们在《旧约》中已经看到了一些这样的内容。我记得其中一段经文，约书亚在出发前遇见了一位天使，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来帮助我们敌人？天使说，我是来担任耶和華军队的统帅的。所以，在《约书亚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天使可以有不同的等级这一观点，但并没有过多地强调这一点。

好吧，当我们谈到两约之间的犹太教时，他们都有等级。他们都有专业化。他们有关于不同职责的非常明确的描述等等。

因此，我们认为这些与琐罗亚斯德教中的阿胡拉·马兹达的奴仆非常相似。同样，问题是这里到底有多少影响？我们无法肯定地说，但我们可以说的是，显然有一种观点正在发展，即除了上帝之外，还有其他灵魂，它们不会威胁上帝作为唯一神的灵魂地位。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理解，即有些灵魂不一定是那种意义上的神灵。

当然，魔鬼也是如此。《旧约》知道魔鬼的存在，但对它们却没有太多的描述。《旧约》中根本没有提到魔鬼等级、魔鬼附身，甚至魔鬼诱惑人的概念。

当然，这在《新约》中非常重要。《旧约》中魔鬼的角色与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发现的魔鬼的角色非常相似。他们是麻烦制造者。

它们带来恶风，引发灾难，躲藏在陆地之间的领域，并在那里的废墟中出没。

所以，在古代世界，对灵魂的信仰是普遍的。每个人都相信灵魂，有时我们称之为恶魔。在美索不达米亚宗教中，很多时候人们相信这些恶魔是神的后代。

有时，人们认为它们是死者的灵魂。没有用祭品好好安抚的死者灵魂可能会变成恶魔。正如我所说，恶魔居住在人类居住的地球和众神居住的天堂之间的领域。

它们是天空的灵。在《新约》中，保罗谈到了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当然，他讲的是魔鬼。所以，那是邪灵的领域。

恶魔可能是疾病的罪魁祸首。它们会制造麻烦，但人们从未真正认为它们会导致人类犯罪。这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我认为，在《旧约》中，人们刻意回避了魔鬼这个主题。实际上，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古代民族都认为魔鬼是神。他们是次要的神，但他们确实是神。

旧约的主要主题，他们想要确立的主要思想，是只有一个神。所以，你不能过多地谈论恶魔之灵，因为那只会让人感到困惑。你知道吗？旧约中没有与新约中恶魔一词相对应的词。

当我们读到“恶魔”这个词时，我们就知道它在《新约》中指的是什么。在《旧约》中，有很多不同的灵看起来像是恶魔——沙丁，看起来像是风暴恶魔，在《申命记》第 32 章中提到过。

Saarim似乎是山羊恶魔。莉莉丝是夜魔。现在，以赛亚书 34 章。

阿撒兹勒可能是长毛山羊恶魔。你知道，对此也有疑问。现在，所有这些数字都存在争议，因为许多人认为它们指的是恶魔。

其他人认为它们指的是自然动物。从上下文来看，恶魔似乎很有可能。但这些恶魔被描述为生活在荒野地区，并受到叛教以色列人的崇拜。

这就是我不认为我们在这里谈论动物的原因之一。因为以色列人会到旷野去崇拜这些神灵，它们可能会制造麻烦，但它们并不被视为诱惑者。

在琐罗亚斯德教中，恶魔有点不同，因为它们在那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恶魔是安格拉·曼纽的奴才。他们为他做肮脏的工作。

他们有名字，有专长，到处做坏事。

好的。恶魔有名字这个概念出现在《新约》中吗？哦，是的，确实出现过。是的。

耶稣对魔鬼说，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它说，我们的名字是军团，因为我们人数众多。因此，魔鬼可以有个人名字的想法似乎是新约圣经中新出现的。波斯国王区分了对当地神的崇拜（可以容忍）和对魔鬼的崇拜（会受到严厉对待）。

我们已经读过薛西斯关于他如何摧毁对恶魔的崇拜的论述。因此他们对不同的力量以及这些力量的不同特征进行了明确的区分。神就是神。

恶魔就是恶魔。根据琐罗亚斯德教，恶魔不是神。那么，在两约之间时代，人们对恶魔的兴趣是否因接触琐罗亚斯德教而得到激发？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出，这肯定可以帮助犹太人理解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恶魔，为什么会有不是上帝的灵魂，为什么会有对我们怀有邪恶意图的灵魂，为什么会有不只是混乱地工作，而是其任务和职责在某种意义上是协调一致的灵魂。

所以，我认为新约中恶魔主义的出现和存在，或者至少是受到琐罗亚斯德教某些思想的启发，这种观点是相当合理的。现在，我们来谈谈死后的生活。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圣经学者用来讨论琐罗亚斯德教影响的经典例子之一。

旧约对死后生命的主题不太感兴趣。这有点令人惊讶，因为这个想法、这个主题绝对让以色列古代近东邻国着迷。我的意思是，埃及人建造这些巨大的金字塔是为了在死后保护法老的灵魂。

古埃及王国的工人和平民希望被埋葬在金字塔的阴影下，这样他们死后就能继续活下去。当然，在中后期的王国，平民甚至被制成木乃伊，这样他们就能在死后继续活下去。在迦南的城市，比如耶利哥，他们会把死者埋在房子的地板下，这样他们死后就能继续照顾他们的灵魂。

在美索不达米亚，坟墓里装有喂食管，这样人们就可以往坟墓里倒酒来让死者高兴。所以，在以色列各地，我们都看到人们痴迷于死后的生活。我们读《旧约》却几乎什么也不懂。

嗯，不是几乎没有，但到底有没有什么值得怀疑。在《旧约》中，死人通常被认为是半神。死者的灵魂是神灵的想法相当普遍。

我们甚至在旧约圣经中看到了这种现象的一点点痕迹，当时国王扫罗去找隐多珥的巫婆，请她召唤撒母耳的灵魂。当那个灵魂出现时，隐多珥的巫婆害怕地大叫起来。扫罗问，你看到了什么？她说，我看到一位神从地上升起。

因此，认为死者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是神的想法非常普遍，甚至在以色列也存在。因此，当《旧约》的主要主题是确立只有一个神时，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可能会对每个人都痴迷于死者的灵魂感到有点困扰，而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是神。

照顾死者的食物。我已经谈过一点了。那么《旧约》是否在大部分叙述中故意回避死后生命的主题？我认为是这样。

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直到《旧约》的结尾，人们才可以公开谈论死后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是说《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中有一些关于复活的意象。

但有趣的是，这个比喻是用来描述国家重获新生，而不是个人重获新生。个人死而复生的想法在《旧约》中是看不到的。真的，直到你读到可能是《旧约》中最后一本书，也就是《但以理书》时，你才会看到。

因此，复活的概念开始在《旧约》的末尾出现。现在，我们听说这个地方叫做“阴间”。死者不会去天堂。

在《旧约》中，你永远找不到任何地方提到死者会去天堂。事实上，《新约》中也没有太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但无论如何，你找不到死者会去天堂的想法。

他们在阴间等待身体复活。在两约之间时期，我们开始看到对复活的多种观点。我们看到《马加比一书》（我之前提到过）中没有提到死者复活。

你对死后生活的希望是，你死后有人会记得你，说你的好话。《马加比二书》中说，义人将重获新生。死者将躺在坟墓里腐烂。

当然，我们发现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新约时代。在新约时代，撒都该人否认死者复活的事。另一方面，法利赛人则坚信死者复活。

我们还在许多文献中看到了双重复活的思想，即所有人（好人）都会复活，获得永恒的幸福生活，而在上帝面前，坏人则会复活，在火湖中遭受永恒的折磨。琐罗亚斯德教信仰是否影响了犹太人对来世的看法？现在，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这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学者们用它来讨论琐罗亚斯德教对犹太教的影响，因为根据许多琐罗亚斯德教文献，琐罗亚斯德教徒对来世有着非常详尽的理解。但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不知道这些想法是何时产生的。琐罗亚斯德教徒说有火湖，死者和善良的义人要经过火湖。义人经过火湖后，就得到净化。

他们变得圣洁，准备好接受上帝的恩赐。而邪恶的人，当他们经过这个火湖时，就会被烧死。因此，这种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启示录》和《新约》相兼容。

但我们不知道这种想象从何而来。犹太教是否受到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或者两者之间是否相互影响？因此，我要说的是，琐罗亚斯德教可能对犹太人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在《传道书》中已经有所体现。《传道书》的作者对死后生命的概念提出了质疑。

有一次，他说，好吧，谁能说清楚，你知道，谁能说清楚，人的灵魂会升天，动物的灵魂会下山？谁能说清楚？他对此有点不可知论，对吧？这与新约圣经中的内容相差甚远，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死人会复活，我们会像耶稣一样复活。当然，你知道，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好处。但是，对新约圣经的痴迷，对死后生命概念的痴迷，可能是受到与琐罗亚斯德教的接触所鼓舞。

但同样，我们无法肯定地说，因为我们知道旧约中已经存在使用复活语言的意象。这些意象来自某个地方。这些想法是否早在两约之间时期之前就已经存在，并在犹太人民中渗透？在我看来，这是有可能的。

因此，我们可能再次看到，犹太人沿着这些思路思考是一种鼓励，但不一定意味着这些思想实际上起源于琐罗亚斯德教，然后被犹太教所采纳。话虽如此，我们将放弃波斯影响的想法，但我们需要记住，波斯帝国灭亡后，犹太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接触持续了几个世纪。因此，接触和相互影响的机会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不必担心犹太人可能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接触而了解自己的神。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你知道，我不认为我们了解邻居的宗教是叛教。

崇拜他们的神是另一回事，但了解他们当然可以为我们所有人带来丰富的体验。

这是托尼·托马西诺和他对耶稣之前的犹太教的教导。这是第四节，波斯对犹太人的影响。